

陕西历史博物馆

NATIONAL
MUSEUM
OF THE
SHAANXI
HISTOR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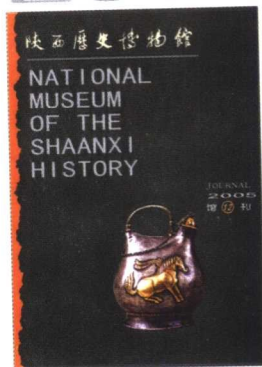
JOURNAL
2005
馆 12 刊



陕西历史博物馆

NATIONAL MUSEUM OF THE SHAANXI HISTORY

2005



JOURNAL

館 12 刊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三秦出版社

● 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八日，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阿诺尔德·吕特来我馆参观。



● 二〇〇四年八月八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黄菊来我馆参观。



● 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一日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前总理阿巴斯来我馆参观。



●二〇〇五年四月二十日至七月二十日，《古罗马与汉长安——东西方文明比较大展》在我馆举办，图为开幕式盛况。



●二〇〇四年十月二十八日，葡萄牙议会外交与欧洲事务委员会主席雅伊梅伽玛来我馆参观。



●二〇〇五年九月八日，西方著名汉学家、美术考古专家、英国学院院士、原英国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、现牛津大学莫顿学院院长罗森夫人来我馆讲学。



目 录

·考古研究·

“幽公盨”铭文再笺	李 凯 周晓陆 (01)
聘簋铭文及年代考	孙斌来 范有芳 (11)
古文字材料与文献所见先秦史官综论	贾俊侠 (18)
浅析商周青铜器上的圆涡纹	张 婷 (23)
秦晋豫三省出土青铜匜初探	杨文莉 (29)
延安北宋时期石窟寺概述	姬乃军 (41)
史前考古学文化命名中的几个概念问题	
——以文化、类型、期别为中心	孙周勇 程 义 (48)
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的接轨	朱思红 (53)

·史学论坛·

论西周晚期“宣王中兴”的原因和标志	杨东晨 陈正奇 (59)
秦律“公室告”与“家罪”所反映的立法精神	于振波 (65)
秦都咸阳手工业发展初探	徐卫民 丁晓雯 (72)
两汉太仆考述	沈 刚 (79)
历史剧变时代中的儒士精英	
——荀爽和荀悦思想初探	汪红梅 王莉娜 (84)
试评李栖筠的政治生涯	
——兼及李氏三代(栖筠、吉甫、德裕)政风之比较	董 理 李文才 (88)
唐代游艺民俗考论	王渭清 贾树兴 (97)

·历史地理研究·

中国古都的选址及其意义	王世平 (107)
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宁夏境内的少数民族及其畜牧业	张维慎 (118)
唐代的杏园与杏园宴	李 娟 (127)

·民族、宗教史研究·

- 全真高道言行与著作的社会道德教化意义 张应超 (131)
- 隋唐关中佛教传播史事钩沉 介永强 (135)

·碑石墓志研究·

- 西安南郊三兆村出土唐代墓志举说 王育龙 程蕊萍 (145)
- 读《尉迟迥庙碑》 景亚鹂 (149)

·文物丛谈·

- 谈西安灞桥出土的五尊立佛像 李域铮 (153)
- 从唐诗解读胡人玉带板 杨培钧 (159)
- 隋神德寺遗址出土舍利石函上的天王图像 李举纲 樊波 (162)
- 唐代女服新探 杨之昉 (166)
- 唐大明宫含元殿与麟德殿的比较 邹林 (170)
- 陕西镇墓神物刍谈 李爽 (176)
- 陕西彬县窖藏耀州窑青瓷器新探 黄桂珍 (182)

·馆藏精品·

- 梁其壶年代小考 梁彦民 (188)
- 论馆藏唐代女俑雕塑中的生活化色彩 晏新志 杨之昉 (192)
- 从三彩假山水池看唐代的园林 田小娟 (196)
-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贵霜钱币简述 师小群 周延龄 (199)
- 陕西历史博物馆近年新征集陶俑选介 万晓 师小群 (202)
- 馆藏西夏铜符牌小议 王晶晶 (208)

·壁画、艺术史·

- 陕西唐墓壁画及其成因 陈全方 陈馨 (210)
- 蒲城洞耳元墓壁画临摹随记
——兼谈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艺术的时代风尚 孙大伦 (216)

辽墓壁画所反映的茶文化	张 梅 (222)
浅谈古代西域壁画的艺术	屈利军 (227)
中国书法的渊源与鉴赏	袁 方 (233)

·学术博览·

如何让展览吸引观众	[美] 埃利斯·布尔考 著 杨瑾 译 (238)
米诺斯文化的艺术	Arthur Cotterell 著 王瑛 译 (243)

·随笔札记·

看了两展览	贾平凹 (247)
观弈零楮——读秦札子	张文立 (248)
秦人与马	秦仙梅 (255)
榆林秦汉古城调查	王富春 (259)
大唐胜景乐游原	魏秋萍 (263)
古代焊料标准化初议	徐建国 (265)

·博物馆学·

论中国博物馆的未成年人教育	王 彬 (268)
澳大利亚博物馆如何开展《中华文明源流展》的宣传教育	庞雅妮 (274)
社区意识与博物馆事业的发展	翟战胜 (279)
博物馆宣传与观众	王 锐 (282)

·博物馆工作·

美国大都会博物馆《走向盛唐：公元 200 至 750 年》展览简介	申秦雁 (286)
对陕西历史博物馆玉器保管工作的几点认识	杨 亮 (291)
数字化技术对博物馆的重要性	任 安 翟晓兰 (294)
网站的推广与思考	邵小龙 (297)
谈文物专题片中的景观与主题	刘万虹 (301)

·文物保护·

- 汉代钟官铸钱遗址陶质钱范制作材料及工艺的探讨 姜宝莲 和 玲 (304)
- “连体”唐墓壁画的科学分离与保护研究
- 对过去失误修复壁画的再处理 张群喜 李文怡 卢 轩 罗 黎 (312)

·书评·

展示秦史研究的长足进步

- 新版《秦会要》特色谈 杨善群 (318)

魂兮归来

- 《何正璜文集》编后记 蔡昌林 (323)

·补白·

鎏金铜虎镇 (17) 贴塑蛇纹罐 (22) 书讯 (28) 原始青瓷罐 (40) 釉陶胡人抱
瓶俑 (144) 灰陶骑马女俑 (181) 仿铜贯耳壶 (201) 元髡发男立俑 (207) 彩
绘女立俑 (226) 人首蛇身俑 (237) 彩绘贴金甲马骑兵俑 (273) 书讯 (293)

鎏金翼鹿凤鸟纹银盒 (303) 鎏金鹦鹉纹云头形银粉盒 (311)

英文要目 (Main Contents) (326)

本刊征稿 (328)

· 考古研究 ·

“幽公盨”铭文再笺

李 凯 周晓陆

保利博物馆藏幽公盨是近年所获重要的西周青铜器。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2年第6期、2003年第4期,《华学》第六辑,《考古》2003年第5期分别发表李学勤、裘锡圭、朱凤瀚、李零、连劭名、饶宗颐、周凤五、罗琨、沈建华、张永山、江林昌、冯时等对幽公盨铭文的考证、时代的推测与其学术价值相关论述;2003年3月在美国达慕思大学专门召开《幽公盨》的学术讨论会,刘雨、邢文等中外学者从多角度进行了考证讨论,《国际简帛研究通讯》第三卷第二至六期刊载会议的论文。诸家给予幽公盨很大的注意,但一些重要的问题尚待解决。本文提供了一些文字新的解读,并将铭文分作各自中心明确的三大段。千虑何得?请方家斧正。



一 隶定

铭文十行凡九十八字，前九行每行十字，后一行八字。铭文用二韵，押 A 韵在字下用 ▲ 标，押 B 韵在字下用 △ 标，笔者若干断句与其他诸家有不同、甚至引起句意理解的差异，有的即和韵读相关。下为隶定：

“天令禹敷土，随山濬川。迺

△ ▲
拂方執征，降民監德。迺自

▲ ▲
作配鄉民，成父母生，我王

▲ ▲
乍臣。畢顯唯德，民好明德，

▲ ▲ ▲
夏才天下，用畢邵好。益奸

△
懿德，康亡不懋。孝友罔明，

△ ▲ ▲
至齊好祀无咎。心好德闻，

▲ ▲
遭亦唯协。天釐用考，申復

△
用福祿，永御于宁。幽公曰：

△ ▲
民唯克用，兹德无悔。”

▲ ▲

幽公盥语境不清，文例迥异于两周青铜器祭祀、册命、战功、约剂等常见格式；其中有相当多的冷僻字出现。诸多学者的解读卓有见地，但许多问题还有待商榷。诚如诸家指出，释读这篇铭文的关键，既在于冷僻字的解释，更仰仗于主语的寻求。笔者读《幽公盥》为首、次、末三大段，下面，依三段之分，再逐段逐字逐句予以推敲：

二 首段

首段从“天命禹敷土”到“用毕绍好”，共四十八字，分为四大句、十一小句。用韵，押两类，A “川，征，民，生，臣”；B “土，德，德，德，好”。简读于下：

“天令（命）禹敷土，随山濬川。”

前小句是“状语 + 主语 + 谓语 + 宾语 + 宾语补足语”的句式，主语是受天之命的大禹。

“專”，《说文》“布也”。诸家按照《尚书·禹贡》“禹敷土，随山刊木，奠高山大川”词例推勘，将“專”训为“敷”，意思是“分”。

后小句为禹的行为。诸家训“𠂔”为“随”，按照《尚书·禹贡》词例推勘，意为破坏。“𠂔”读为“濬”，《说文》言：“𠂔，深通川也”，裘锡圭有考。

第一大句说大禹治水之功，在建夏之前。

“𠂔拂方執征，降民監德。”

“𠂔”起到承接的作用，衔接“拂方執征”的并列结构，表明此句的主语仍然是禹。“拂”是诸家有很大分歧的关键字。李学勤训为“差”^①；裘锡圭训为“畴”^②；朱凤瀚训“奏”^③；李零认为是“拜”的别字^④；连劭名亦读为“拜”，读为辨^⑤；刘雨亦读为差。^⑥“𠂔”所从的“𠂔”在铭文中不乏其例，已经有学者撰文详细考证^⑦：“𠂔”又有不同的写法：在《国差罇》作“𠂔”；《工吴王夫差剑》作“𠂔”；《夫差鉴》作“𠂔”；《包山简》作“𠂔”。《说文》部首“𠂔”，“艸木盛盛 𠂔 然，……读若辈”；又有“𠂔”，“艸木华叶 𠂔”，而“𠂔”所从的“𠂔”与“𠂔”、“𠂔”相似，可以大致看出“𠂔”的演变脉络。“𠂔”乃“艸木盛 𠂔 然”之“𠂔”的原象形字，变体作“𠂔”、“𠂔”、“𠂔”等。《说文》保存了“𠂔”、“𠂔”两个已经由“𠂔”分化了的字，“𠂔”更接近原字。“𠂔”禅母歌部，“𠂔”帮母月部，歌月对转，音韵上可通，两字同源。《说文》又有“市”，“上古衣蔽前而已”，“𠂔”字后世因为与“市”字音形近似混淆，如《说文》“索”列于“𠂔”下，《诗·甘棠》言“蔽芾甘棠”的“芾”，是“𠂔”的今字。“𠂔”、“市”的通假文献常见，《车攻》、《斯干》等篇中的“赤芾”之“芾”，金文一律作“市”又是一个证据。可以这样看：“𠂔”——“𠂔”、“𠂔”、“𠂔”——“𠂔”——“𠂔”——“市”，“𠂔”训为“市”可行。典籍从“市”与从“弗”通用，如《诗·甘棠》的“蔽芾甘棠”，《韩诗外传》引作“蔽弗甘棠”；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：“佛然平世之俗起焉”，《韩诗外传》引作“沛然”；《论语·乡党》“勃如”，《说文》作“𦵏如”，（“𦵏”作“𦵏”，亦从“𠂔”）；《礼记·缙衣》：“其出如綈”，《释文》“綈”作“𦵏”；《谷梁传·召十七年经》：“有星𦵏于大辰”，《释文》“𦵏”又作“𦵏”。于是“𠂔”上半部分可训“弗”；下半部分“𠂔”，与“手”、“𠂔”可通。故此铭文“𠂔”字，应该隶古定为“拂”。“拂”训为“弼”常见，如《尚书·益稷》：“予违，汝弼，汝无面从，退有后言”句，在《史记·夏本纪》引作：“予即辟，女匡拂予，女无面谀。退而谤予”；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：“入则无法家拂士，出则无敌国外患者，国恒亡”，朱熹云：“拂士，辅弼之贤士也”。

“𠂔”，“方”在《录伯簠》、《番生簠》、《召卣》、《不期簠》等皆作“𠂔”，与《幽公盨》无二。

“𠂔𠂔”就是“弼方”。《尚书·益稷》中大禹说：“弼成五服，至于五千。州十有二师，外薄四海，咸建五长，各迪有功。”弼，《尔雅·释诂》言“重也”，大禹治水后，他重新划定了甸、侯、绥、要、荒五服，直到五千里远的地方；每州征集三万人，从九州到四海边境；每五个诸侯国设立一个长官^⑧。“弼方”的“方”典籍训为四方，这里当指《益稷》所云之事，其实和诸家之解在句意上差别不大。

“執征”，“執”读作设，金文常见。裘锡圭训“執征”为“设正”，即设立五官之长，其他学者以《尚书·禹贡序》：“任土作贡”，伪孔《传》：“任其土地所有，定其贡赋之差”以及《禹贡》“六府孔修，庶土交正，底慎财赋，咸则三壤成赋”推定“執征”是设置贡赋。《毛

公鼎》“專命專政，執小大楚賦”与此合。

“降民监德”，《诗·殷武》：“天命降监，下民有严。不僭不滥，不敢怠遑。命于下国，封建厥福。”《毛传》：“严，敬也。”这里的“下民”应指殷之子孙，言殷之子孙在“天命降监”下不敢懈怠，谨慎勤勉，故受到周人的分封；那么，“天命降监”则就是上天“降民监德”，“民”就应该是苍生，上天降下苍生来监督统治者的德行。朱熹《诗集传》说：“天命乃下视下民，有严明之君能明德慎罚，不敢怠惰自暇于政事者，则明之于小国，以为天子。”此说把“下民”理解为苍生，“天命降监，下民有严”句可以讲得通，但下面“不僭不滥，不敢怠遑”是承前省略“下民”的，其主语肯定是殷之子孙，因为苍生不可能被周人分封，被周人分封的只能是殷后裔贵族；那么“下民有严”的“下民”也应该是殷之子孙，理解为苍生则欠妥。

第二大句实际上讲了建夏之政治。

“迺自作配鄉民，成父母生，我王乍臣。”

“自乍（作）配鄉民”，配为上天在人间的替身；“鄉民”或训为“享民”，或训为“向民”，或训为“相民”，皆可通。“自乍（作）配鄉民”主语，裘锡圭认为是“天”，朱凤瀚认为是“禹”，李零认为是“民”。笔者认为，“自作配”指禹因为上天“降民监德”之后，有资格“鄉民”。理由有二：第一，“迺”用来提示主语，应是禹。第二，“自作配鄉民”的“自”的意义：金文中，“自”可以作介词，但作代词最为常见，代自己。许多青铜器“* * 自乍（用）*”的字样：“右走马嘉自乍（作）行壶”、“攻吾王光自乍（作）用戈”、“越王鸠浅自乍（作）用剑”等。这里的“自”强调作器者的所有权是自己。“自作配鄉民”的“自”意义也如是，强调可“配”做上天在人间统治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禹自己。《秦公簋》言：“秦公曰：丕显朕皇祖受天命，竊宅禹绩，十又二公，在帝之社，严恭寅天命，保业厥秦，赫使蛮夏。……”李学勤曾训“不土”为“陪”^②，“在帝之社”释成“在帝之配”没有大碍，言秦十二代先祖继承禹的功业，做上天在人间之“配”，和“自作配鄉民”如出一辙。《诗·文王》：“无念尔祖，聿修厥德。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”“自求多福”的“自”与“自作配鄉民”仍是类似的意思。

“成父母生，我王作臣”两小句，内容比较重要，诸家释读相对一致，而笔者意见与诸家相差较大。

典籍中，“民之父母”是特定的称呼。《尚书·洪范》：“天子作民父母，以为天下王。”《礼记·大学》：“《诗》云：‘乐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’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。”《大学》这里所描述的“民之父母”，是敬德保民，恭承天命，小心翼翼贤明的“有国者”。“生”谓百姓，《鞞罍》“保虞子生”，《沈儿钟》“龢会百生”，《颂鼎》“友里君百生”，《秦盃和钟》“万生”，《善鼎》“我宗子雱百生”，《宜侯矢簋》“赐在宜王人□□□七生”；又《诗经·周南·麟之趾》“振振公姓”，毛传“公姓，公生也。”《左传·昭公四年》“问其姓”，释文“女生曰姓。姓，谓子也。”“成父母生”为使动用法，使之像父母一样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子民，这里百姓当然是与夏禹血缘同宗的。

“我王乍臣”小句，“乍臣”，诸学者解释为“作臣”，即设立辅佐之臣。“作臣”约指的是《尚书·益稷》中大禹所说的“弼成五服，至于五千。州十有二师，外薄四海，咸建五长，各迪有功”一事。“王”可以视为动词，“王天下”既然成立，“王乍臣”也就好解了。所谓“我王”，即夏人、夏民族之王，这种血缘内统治管理，对于实行宗法制的周人、周民族、西

周王朝都是会意熟悉的。

王国维《古诸侯称王说》认为,“世疑文王受命称王,不知古诸侯于境内称王,与称君、称公无异”^⑩,这一点为大部分学者认可,所以豳公称自己的祖先为“我王”顺理成章。冯时先生认为,“我王”,或指周先祖后稷,史以稷、禹同时;或泛称周先王。《国语·周语上》:“昔我先王世后稷,以服事虞、夏。”韦昭《注》:“父子相继曰世。”《史记·周本纪》:“后稷之兴,在陶唐、虞、夏之际,皆有令德。”是以周累世修德,并导于禹之德养,^⑪此说指出“我王”不是禹,而是豳公的祖先,卓有见地。周人认为自己继承夏统,《尚书·立政》中周公还政告戒成王说:“其克诰尔戎兵以陟禹之迹,方行天下,至于海表,罔有不服”,认为只有循大禹之迹方能治理好天下,所以周人宗禹是正常的。但是,通观全文九十八字,作器者并没有提到自己的先祖后稷或者是其他周先王,仅仅提到“我王”两个字,并且阐述禹和“我王”的关系很模糊,所以认为“我王”是后稷或者是其他周人所崇拜的先王还是可商的。笔者认为,这里的“我王”,就是下文“益奸懿德”的伯益,在下文中还有详细的讨论。

第三大句讲的是,夏民的血缘集团内的团结、任用。

“毕颢唯德,民好明德,夏才天下,用毕邵好。”

此句主语应该仍是禹。

“毕颢唯德”小句,毕即厥。“颢”,李学勤训“贵”;裘锡圭曾训“美”,后改训“贵”;李零、连劭名训“昧”;朱凤瀚、冯时训“沫”,可从。《尚书·顾命》“王乃洮颒水”,《汉书·律历志》作“沫”。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“沫血饮泣”。即以德洗面,意即唯有修德。

“民好明德”小句,是上面数句的结果。“民”为夏的百姓。“明德”为典籍中恒语,或解释为昌明之德,或理解为明察是非之德,皆可通。

“夏在天下”小句很重要,第一个字是令人费解而重要的字,李学勤训为“顾”;裘锡圭训作“任”;朱凤瀚训为“讚”;李零训作“擾”;冯时训作“優”。该字上部分从页,下部约是“足”的变体;可隶定为“夏”字。有学者对“夏”在先秦的流变,总结出清晰的线索^⑫,基本上分为两大类:即西土(宗周和秦),其“夏”字为会意字;而东土六国,其“夏”字为形声字。到秦统一文字,东土六国使用的形声字“夏”才被西土的会意字“夏”所取代。所谓西土“夏”字,自《墙盘》的“𡗗”、《秦公簋》的“𡗗”发展而来,一直到汉代《说文》的“𡗗”。《说文》言:“夏,中国之人也,从女,从页,从白;白两手,女两足也。𡗗,古文夏。”页,《说文》:“头也”;女,《说文》:“行迟曳女女,象人两胫有所蹢也”,这一脉络的“夏”,表示一个“夏”部落人形,是会意字。所谓东土“夏”字,由《仲夏父鬲》的“𡗗”、《伯夏父鬲》的“𡗗”发展而来,到《叔夷钟》的“𡗗”、《鄂君启节》的“𡗗”、《楚帛书》的“𡗗”、玺印文字的“𡗗”这一脉络的“夏”是形声字,在“日”下一个侧面的人形,其中“日”屡有变化,或省略“日”中的“一”,或将“一”作点,或将人下之足或“女”移动到“日”下。这“夏”应该是“夏天”之“夏”的本字,借用为“华夏”之“夏”。豳公盥中的“𡗗”之于上述两条脉络,都可以找到一些线索。之于第一条脉络,“𡗗”从页从足,“𡗗”从女,从页,从白;而女与足同义;省略了“𡗗”;《说文》给出“夏”的古文“𡗗”,就是上下结构,下部分作“𡗗”,更接近“𡗗”的样子。之于第二条脉络,“𡗗”所从的足,与《说文》的“𡗗”可能略混,“𡗗”与“𡗗”所从的“𡗗”容易混淆。故此“𡗗”可能是“𡗗”的左右结构的或体。

“才”，金文中就是“在”，“天下”，《尚书·大禹谟》“奄有四海，为天下君”。“夏在天下”，谓普天之下都是夏的领土。“在”是方位名词的谓语。《虢叔旅钟》、《猳盘》、《徕鼎》都有“严在上，翼在下”的表述。“严”指父辈，《易·家人》：“家人有严君焉，父母之谓也，”指祖辈、父辈列位先人。翼，翼护也。指圣祖考的神灵在天上，神灵的翼护在下界^④。

“𠄎”金文中用作代词“厥”。“邵”即“绍”，继承、发扬。

第四大句，为颂禹之词。

首段意译如下：“天命禹下土分封，辟山峦河流疏濬。保四方疆域划定，始设立赋税开征，禹知晓天降下民，受监察修德谨慎。自可配造福下民，父母般护佑百姓，延续着圣王贤臣。唯有那施行德政，让德政明告子民，普天下都是夏土！禹圣德大为宏盛。”

三 次段

次段从“益奸懿德”到“永御于宁”，共三十九字，分为四大句、九小句。用韵，依全铭例，押两类：A“明，兕，闻，宁”；B“德，懋，协，禄”。简读于下：

“益奸懿德，康亡不懋。”

此句主语是益，“康亡不懋”到“媯亦唯协”可理解为“益奸懿德”的结果从句。

诸家除冯时外，皆把“益奸懿德”的“益”理解为增益；冯时解为伯益。金文中“益”的用法，用作“溢”、“鎡”外还用作人名^⑤，作增益解并不是常见的用法。代表上古文献的《尚书》中“益”凡十三次，四次是作“益处”解，九次是作“伯益”解^⑥，也没有增益的例子。此处述伯益佐禹之功。“益”下一字位于第五行最后，因铸范被破坏所致，似作“𠄎”。或释为“求”，或释为“美”；仔细观察此字，应是上下两部分，与“求”的甲骨文“𠄎”有很大差别；与从羊从大的“美”亦不同。审视该字下部分 𠄎，虽有损毁，但可清晰看到竖笔上下出头，横笔有翘动。冯时解为“契”，意见重要，于字、于文不谐。李学勤将之隶定为“𠄎”，符合原来字型。“奸”解释为“干”文献有例，《庄子·天运》：“以奸者七十二君，论先王之道而明周、召之迹，”《史记·齐世家》：“以渔钓奸周西伯，”《正义》：“奸音干。”^⑦“懿德”金文恒见，意谓好的德行；“奸懿德”就是“求懿德”。

“康亡不懋”小句，指安康而不懈怠，此无异说。

第一大句称赞夏禹的继承者伯益。

“孝友 𠄎明，丕齊好祀无兕。”

“孝友”为周时恒语，《墙盘》：“佳辟孝友”，《尚书·君陈》：“惟孝友于兄弟，克施有政。”《诗经·六月》：“侯谁在矣？张仲孝友。”《尔雅·释训》：“张仲孝友，善父母为孝，善兄弟为友。”“𠄎”，《郡公平侯盂》有从金从孟的器名字相类似，孟、芋、杼等字可训为大^⑧，“𠄎明”即大明；又“𠄎”为泥纽耕部字，“𠄎”为来纽真部字，声母同类韵母旁转可通，故“𠄎明”类似常见的“𠄎明”^⑨。“𠄎”即磷火，故人骨殖自燃的一种现象，俗称鬼火；古人敬畏鬼神，“𠄎明”是先人圣明^⑩，此“𠄎明”或指生人之大明。

“丕齊好祀无兕”小句，“丕”解释为行，引申为遵循，《大克鼎》：“丕念厥圣保且师华父”；《毛公鼎》：“今余唯肇丕先王命”。“齊”就是“斋”，祭祀之斋戒。“好祀无兕”诸家争议非常大，《诗·蟋蟀》：“好乐无荒，良士瞿瞿”，是同类句式，好者为良善，无者为不良；

李学勤训为“废”，裘锡圭训为“悖”，朱凤瀚训为“欺”，李零训为“期”，冯时训为“愧”。沈建华认为，此字从贝从兕，在《诅楚文》中已有之，言“将欲復其睢速”，“睢”读作“兕”，《说文》：“兕，扰恐也”。“好祀无兕”就是经常祭祀远离凶患，沈说更佳。

第二大句讲伯益处理好族内关系，并以对祖先的祭祀，避免夏代的凶患。

“心好德闻，遘亦唯协。”

这两小句笔者读法与诸家相差比较大。饶宗颐认为此处“”比金文中的“心”多了一“丨”，隶定为“總”^④；但如“”的“心”也不少，如《师望鼎》、《散盘》等，隶定为心可行。“心好”，心中喜欢。“闻”即听闻，《孟鼎》“我闻殷坠命”，《毛公鼎》“余非享又闻”；以“闻”假“婚”，以“遘”假“媾”，作“婚媾”解，金文数见，盖为成例，诸家从之。这实在是巧合，本段用韵，依韵读，“德闻”成词，谓德政之广布影响。

“遘亦唯协”小句，“遘”即邂逅交往，《保尊》“遘于四方”，《献彝》“于遘王休”。夏有涂山会盟，周有合盟翦商，这里讲与族外关系的和谐。

第三大句讲伯益的德政传闻很广，与外族关系也很友好。

“天釐用考，申復用福祿，永御于宁。”

“天釐用考”小句主语是天。“”裘锡圭隶定为“敏”，大部分学者隶定为“釐”，更好，这里作赏赐解。“考”这里解释为寿命。

“申復用福祿”小句，“申”，金文恒见“緡”字，《毛公鼎》“今余唯緡先王令”，《善鼎》“今余唯肇緡先王令”，《吴虎鼎》“余唯緡刺王令”，有重申之意。复，铭文作“復”，《说文》：“復，往来也”，金文中往往用作“再，又一次”解，《散盘》：“復涉濇”；《胤嗣盃》：“弗可復得”为一词，意为“再次”，《史记·周本纪》“穆王闵文武之道缺，乃命伯冏申诫太仆国之政，作《冏命》，復宁”。“釐录”，各家认为“釐”是“髮”的古字，这里训为“福”；“釐录”就是“福祿”。这里是说，天在禹的小心勤勉给苍生降福后，因为益的德行，再一次隆重地给予人间福祿。

“永御于宁”，“”李学勤、朱凤瀚训为“治”，裘锡圭训为“信”，李零训为“定”，冯时先生训为“止”。此并非冷僻字，《孟鼎》《競簠》《儼匜》等训为“𠄎（御）”。“益”就是金文中“𠄎”的简写，即“宁”，作安宁解。此句言人间永得安宁。

第四大句歌颂伯益的德政感动上天再次赐福。这里“永御于宁”与首段末尾“用厥绍好”正对应。

次段意译如下：“好伯益品高德崇，使子民安康乐行。孝父母兄弟相敬，好伯益堪称明君；遵斋戒慎之又慎，诚祭祀可避灾凶。心相悦闻颂德政，族内外关系和融。再一次上天隆重，给人间福祿寿永，因此上下土大治，夏王朝永远安宁。”

四 末段

末段为豳公鉴于禹、益的盛德作的训海，共十一字，分为三小句。有韵，依全铭例，押A“用，悔”。简读于下：

“豳公曰：民唯克用，兹德无悔。”

“𡗗”是本铭文的核心字，或释为陕西的“豳”，或释为山东的“遂”，似以前者见长有

学者指出,“豳”是陕西的地名,与“豳”相关的青铜器大都出在陕西,不应该远到山东去^①,此说妥,其实从文字上看,铭文能体现出西土文字类似于籀书的风格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,豳的地望在右扶风栒邑,为公刘始居处。豳公,《诗经·豳风》与《孔丛子》中,都指的是公刘。那么豳公盨的豳公是不是公刘的后代呢?1978年,陕西眉县出土的豳王鬲,枸其铭文:“豳王乍姜氏齐(竈)”;^②王国维《古诸侯称王说》认为,“盖古时天泽之分未严,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”,^③姬姓诸侯王遵循的是严格的封建嫡庶之制,称王的可能性不大,从这个角度看豳王可能是非姬姓诸侯王。但金文资料却不是这样的:

“豳王乍姬姊盂”(豳王盂,《集成》9411);

“师贠父乍豳姬宝鼎,其万年子=孙=永宝用”(师父贠鼎,《集成》2558);

两器时代为西周中、晚期与豳公盨相近。金文中的女子称谓,有两种模式:(一),“父方信息+[排行]+古姓+[名字]”; (二),“夫方信息+[排行]+古姓+[名字]”,其中排行、名字可以省略。这两者的区别,只在第一个字。^④故从师贠父鼎看,“豳姬”可能是豳国女子,豳为姬姓;也可能豳为夫国姓。而豳王盂的“姬姊”,刘雨认为是姬姓的姐姐,既然豳王的姐姐是姬姓,那么豳王也应该是姬姓^⑤。这样,豳为姬姓国找到了一证。故古诸侯称王的并非都是异族,此豳公应该就是公刘的后裔。诸学者将之训为“悔”,如《周易》的“无悔”,可从。

末段为豳公的总结,意谓:“豳公我发出感叹:为下民必学禹益,保此德再无悔恨。”

五 略论

通观《豳公盨》,结构严谨整齐,行文典丽雅驯,是一段优美的述史政论文字,它祖述的夏代典故,自然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。

《吕氏春秋·慎行论·求人》云禹治水“得陶、化(为“伯”之讹)益、真窺、横革、之交五人佐禹,故功绩铭乎金石,著於盘盂,”说后代做金石、盘盂给禹、益等治水功臣歌功颂德,豳公盨一出,证明此言非杜撰。豳公盨铭文推动了夏禹的研究^⑥;本文所论“益奸懿德”就是指伯益,该铭文同样推进了益的研究。启益关系有《古本竹书纪年》的益干启位、《战国策》的启于益位、《孟子》的益启揖让诸多说法,分歧之大,令人费解。而“益 𠂔 懿德”中“𠂔”释读为“奸”,则此句的理解便有褒贬不同的两种意义:“奸”训“干”则褒义,训“犯”则贬义。启益关系之分歧,怀疑是由“𠂔”不同理解造成的。进而猜测,这件西周晚期的豳公盨,便是分歧产生的转折点;故而启益间关系复杂化的时代,应在西周以后。

豳公盨祖述禹迹,让人想到如出一辙的《秦公簋》“秦公曰:丕显朕皇祖受天命,厥宅禹绩,十又二公,在帝之祚,严恭寅天命,保业厥秦,赫使蛮夏。”前面曾说,周人认为自己继承夏统,故宗禹是正常的。难能可贵的是,豳公盨祖述的不仅是夏禹还有伯益,《墨子·所染》有:“禹染于皋陶、伯益”,所言不虚,更让人想到的是,伯益与嬴姓始祖可能相关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:“帝锡玄圭。禹受曰:‘非予能成,亦大费为辅。’帝舜曰:‘咨尔费,赞禹功,其赐尔皂游。尔后嗣将大出。’乃妻之姚姓之玉女。大费拜受,佐舜调驯鸟兽,鸟兽多驯服,是为柏翳。舜赐姓嬴氏。”

伯益又名大费，是秦嬴的祖先，被舜赐姓嬴。伯益的后代从中原逐渐迁徙到西方。秦嬴东来说是司马迁的思路，但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学者曾经一度主张秦自西戎说。到今天，相当多西周时期秦文化早期遗存的整体面貌，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西周文化有着极大的相似性，甚至可以称为西周文化的一支类型。《秦本纪》记载，秦曾经与申侯为代表的西戎一度通婚，作为周王朝稳定边陲的手段；当周、戎反目时，秦人同样是打击西戎的力量。“这些记载表明，在当时西戎的眼中，将秦人视与周王室等同，在周王室的眼中，则把秦人当作自己可以对抗西戎的力量，而在秦人眼中，自己与西戎的关系或敌或友，则是与周王室与西戎的关系息息相关……其原因很可能是出于两者在文化上的渊源关系，或者是文化生长环境的相似，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在文化面貌的相似，从而所产生的族群间的认同心理。”^⑩这样，基于共同的文化认同，姬姓的幽公祖述伯益，以禹益为道德借鉴，便很容易理解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曾经追述：“秦地（战国的秦地）于《禹贡》时跨雍、梁二州，《诗·风》兼秦、豳两国。昔后稷封豳，公刘处豳，大王徙岐，文王作酆，武王治镐，其民有先王遗风，好稼穡，务本业，故《豳诗》言衣桑衣食之本甚备”。文献中这种记载同样证明了豳、秦文化的相似性。

关于幽公盨的时代，王大有定为西周武王伐纣时，冯时定为西周中期，朱凤瀚定为西周恭王时或稍晚，刘雨定为西周懿王时，李学勤、裘锡圭定为西周中期后段，李零、张永山、江林昌定为西周中期偏晚，周凤五定为西周晚期。王大有、刘雨的断代涉及铭文内容，其他诸家主要根据器型、纹饰、字体，他们的方法是不错的。幽公盨本身没有记时，没有可靠的西周史实，没有更多可资讨论的金文人物，对其准确断代有困难，它的器型、纹饰、字体表现颇为复杂，还可以再深入讨论。张懋镠《两周青铜盨研究》是迄今所见对西周、春秋青铜盨专门研究的著述，表达了全面、细致、可信的意见^⑪，从幽公盨的器型看，它大致可以纳入张懋镠排定的Ib型II式，这一型式的时间范围在第三、四期，约跨西周晚期早段直至西周晚期末段。王世民等在《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》中，所指出属于西周晚期后段的《兽叔盨》，其形体与幽公盨相仿；至于幽公盨的纹饰，其下部的瓦纹是较晚的形式，诸家关注的歧尾鸟纹，实际出现了衰颓的风格，可以下延至西周晚期，与西周晚期《师旅簋》上的鸟纹很为相似^⑫。幽公盨的字体，是西周晚期风格，与徕器、颂器、《毛公鼎》、《吴虎鼎》、《散盘》文字有相近之处。幽公盨的文例虽然罕有可比，但幽公口吻，俨然能够评史论政，与单徕、吴虎、毛公精神相通，反映了周天子式微，贵族坐大（有的甚至只是身份较低的贵族）的情景。笔者的意见是，西周幽公盨时代相当晚，当在“共和”之后，定为宣、幽之时或可，此谬供商。

笔者反复读是铭，认为不排除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人们如今见到的仅仅是一组《幽公盨》中的一件，九十八字铭文，仅是长篇铭文的一段。按周代鼎簋制度，簋成双使用，盨晚出，代簋使用，故盨也能成双使用，《叔尊父盨》铭曰“叔尊父作郑季宝钟六，金尊盨四，鼎七”。也许，与《墙盘》的微氏家族、《徕盘》的单氏家族一样，幽公盨可能从禹、益开始历数先王。但《墙盘》、《徕盘》的格式是不同的，《墙盘》虔诚谨慎地先歌颂历代周王的业绩，再显扬其微氏历代先祖夙兴夜寐的德行；《徕盘》先盛情讴歌自己单氏家族先祖，再附带叙述自己先祖与周王的关系，祭祀对象是单氏先祖，周王只是陪衬的作用。《幽公盨》铭文很可能和《墙盘》是一类，它歌颂禹盛德的言辞比歌颂益要重，于是伯益深感大禹盛德，虔诚地敬德保民，感动上天复降福禄。紧接下面的铭文，有可能就是禹后的夏王对伯益后裔